

OUYANGXIU
SHIBENYI YANJIUXINTAN

歐陽修

《诗本义》研究新探

陈战峰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OUYANGXIU
SHIBENYI YANJIUXINTAN

歐陽修

《诗本义》研究新探

陈战峰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欧阳修《诗本义》研究新探 / 陈战峰著. —北京: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 - 7 - 5161 - 5544 - 8

I. ①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诗歌研究
IV. ①I207. 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2540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宋糖鹏

责任校对 郝阳洋

责任印制 李真真

出版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中文域名: 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
发行部 010 - 84083685

门市部 010 - 84029450
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26.75

插 页 2

字 数 436 千字

定 价 7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赵馥洁^①

欧阳修的《诗本义》是《诗经》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。它不仅直接开启和推动了宋代《诗经》学的解经新风，具有汉—宋学术的过渡特征，而且标志着《诗经》研究由经学研究向文学研究的转向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自唐以来，说《诗》者莫敢议毛、郑，虽老师宿儒，亦谨守《小序》。至宋而新义日增，旧说俱废。推原所始，实发于修。”正由于《诗本义》开始了一代解《诗》新风，所以在朱熹《诗集传》出现之前，《诗本义》即对学界有重大影响；即使在《诗集传》被尊崇的时候，《诗本义》的影响依然持续不衰。特别是在清代汉宋学术、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中，《诗本义》所具有的汉—宋学术范式转型的基本特征，显得更加鲜明。

由于《诗本义》独特的学术地位，近年来对它的研究也备受关注，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。陈战峰同志的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研究新探——重估汉宋〈诗经〉学的转变与意义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该书是在充分考察和综合分析该领域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前提下，在细致、精深研读《诗本义》文本的基础上，所进行的创新性学术研究。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首先，学术史和人生史相结合。将《诗本义》置于汉唐至宋明《诗经》学转型过程中进行考察，以揭示其兼具汉宋学术的基本特征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。如专门论述《诗本义》与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

^① 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，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，著名价值哲学研究专家。

的承传与革新关系，揭示了学术发展的规律，也弥补了以往《诗本义》研究的不足。同时，结合欧阳修个人人生历程进行分析，关注贬谪夷陵时期的人生遭际以及中晚年经历与《诗经》学研究的关系。景祐、宝元年间，欧阳修三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已经出现《诗解》（或《诗解统》）等作品，后经过长时期摸索研讨，欧阳修在中晚年备受目足病痛折磨的情况下，熙宁三年《诗本义》定稿，并准备与好友讲评商榷。这种考察展现了欧阳修《诗经》学思想的不断成熟和演进过程。学术史和人生史相结合，有助于比较全面地把握《诗本义》的独特价值和复杂面貌。

其次，思想史和文学史相贯通。该著对《诗本义》的研究探索，突出了其中体现的道论思想和据文求义、以今论古的解经方法及其影响，特别是阐明了《诗本义》“义理解经”对宋代以“道”为核心的《诗经》学的开启作用，以及它在“理学”思想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。这种比较成熟的解经方法，是莫基于解经的本末观念和载道论（道论）基础之上的，并为新的经解开辟了道路。从而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贯通中对《诗本义》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。

最后，理论与文本考证相兼备。该著既有对《诗本义》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研究，又有对《诗本义》文本的演变、卷次、版本形态等问题的详细考证与辨析，并与其他著作作不同程度的比较，如刘敞《七经小传》、朱熹《诗集传》、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等，启人良多。作者比较全面细密地考察了《诗本义》版本的演变历程、卷次关系及其思想学术意义，避免将《诗本义》作为一种静止的文本来对待。在欧阳发《先公事迹》、韩琦《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》、苏辙《欧阳文忠公修神道碑》等作品中，均记载《诗本义》十四卷，后来流传至今的《诗本义》基本是十五卷和十六卷两种形式。作者在研究《诗本义》主要卷次的关系与校勘基础上，通过内证和校勘等方法，彰显了《诗本义》流传与传播的历史性特征。

当然，学无止境。该著在有些地方还可作进一步努力。该著突出了《诗本义》在学术史、理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，考察了欧阳修《诗经》学研究与《诗本义》版本及效果史（或接受史）的变迁，但在结合欧阳修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实践方面，还有不断挖掘的空间。例如从文论角度考察，《诗本义》蕴含了哪些文论思想，对于当今有何启迪，尚可深入探索。

陈战峰同志专门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，我与他相识多年，深感他是一位踏实勤奋、严谨谦和的青年学者。既能耐得住寂寞，沉潜于学问，执着于学术，以期在学术探索上有所创新；又能立志高远，自觉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陶冶精神，锻造人格，升华境界，追求治学与做人的内在统一。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研究新探——重估汉宋〈诗经〉学的转变与意义》就充分反映了作者良好的学术功底、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严谨扎实的学风。战峰同志在此书撰写期间曾就一些问题与我交流，写成后我又是这部书稿的较早读者，故战峰同志于大作出版之际特邀我为该书作序，我虽深感学力不逮，但又盛情难却，于是乎写了上面一些话，供读者朋友们参考。是为序。

2012年12月27日于西北政法大学静致斋

目 录

序	赵馥洁(1)
导论 欧阳修《诗本义》研究述评	(1)
一 关于《诗本义》的版本	(3)
二 关于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	(6)
三 关于欧阳修《诗本义》的影响(主要是《诗本义》与朱熹 《诗集传》的关系)	(7)
四 关于《诗本义》研究方法的原则与特征	(11)
五 关于欧阳修的经学(包括《诗经》学)思想研究	(17)
六 关于《诗本义》的经学史地位和意义	(21)
七 关于《诗本义》的缺陷与不足	(25)
第一章 《诗本义》学术渊源与创作时间考	(30)
第一节 《诗本义》的学术渊源略考	(30)
一 欧阳修经学观念与先秦汉唐遗风	(30)
二 “诗本末”观念与王肃、王通等	(36)
三 欧阳修与《诗本义》的诸同调	(43)
第二节 《诗本义》创作时间与情形考	(48)
一 《诗本义》创作与定稿时间考	(49)
二 《诗本义》与夷陵风土人情的关系	(53)
三 《诗本义》与目疾足病的关系	(58)

第二章 《诗本义》的“本义”问题与欧阳修“道”论思想	(66)
第一节 《诗本义》的“本义”所指及价值	(67)
一 《诗经》“本义”演变与欧阳修探寻本义的特色	(67)
二 《诗本义》的“本义”所指及意义	(73)
三 《诗》“本义”与人情及事理	(77)
第二节 欧阳修“道”论思想与《诗经》研究	(82)
一 欧阳修“道”论思想的形成、发展与《诗经》研究	(82)
二 欧阳修论“道”内涵与佛老关系	(90)
三 欧阳修“本义”探求与理学的关系	(98)
第三章 《诗本义》的两大解经方法及影响	(107)
第一节 “据文求义”和“以今论古”方法的成熟	(108)
一 两种方法的内涵及关系	(110)
二 欧阳修对两种方法的运用及意义	(114)
三 欧阳修对待《诗序》、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的学术态度	(121)
第二节 “据文求义”和“以今论古”方法的影响	(128)
一 宋代《诗经》学学者对“据文求义”的继承述略	(128)
二 宋代《诗经》学学者对“以今论古”的继承述略	(136)
第四章 今本《诗本义》主要卷次内在关系及意义考论	(144)
第一节 关于《一义解》《取舍义》等与《诗本义》前十二卷的关系	(146)
第二节 《诗本义》“二论”、“三问”的后出问题	(151)
第三节 关于《诗解》(或《诗解统》)的考察	(157)
第四节 《〈诗谱补亡〉后序》的“续貂”痕迹	(159)
第五章 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	(166)
第一节 宋代《诗经》学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	(166)
一 三家《诗》的心性义理解《诗》萌芽	(168)
二 宋代重视三家《诗》的学者及观点	(171)
第二节 欧阳修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	(177)

一 欧阳修与三家《诗》	(178)
二 欧阳修对汉唐《诗经》学的反思与三家《诗》	(182)
三 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、毛《诗》诗义研究比较(以《二南》 诗解为例)	(186)
第六章 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与《诗本义》	(193)
第一节 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成书时间及与《诗本义》关系考	(194)
第二节 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所引“欧阳氏曰”的特点与价值	(198)
第三节 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保存的《诗本义》与今本《诗本义》 的关系	(203)
第四节 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所见《诗本义》与汉宋《诗经》学	(208)
第七章 《诗本义》效果史研究	(216)
第一节 两宋时期《诗本义》的影响及特点	(218)
一 北宋时期的《诗本义》及影响	(218)
二 两宋之际研究《诗本义》的新动向	(222)
三 南宋时期的《诗本义》及影响	(225)
第二节 元明时期《诗本义》的影响及特点	(235)
一 元代《诗本义》及影响	(235)
二 明代《诗本义》及影响	(237)
第三节 清代《诗本义》的影响与学术纷争	(240)
一 清初至雍正时期	(240)
二 乾嘉时期	(247)
三 道咸同光时期	(252)
第四节 现当代《诗本义》的影响	(256)
余论	(263)
附录一 《诗本义》卷一至卷十二所选录诗篇及分布统计总表	(273)
附录二 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、毛《诗》诗义研究比较详表 (以《二南》为例)	(279)

附录三 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所引“欧阳氏曰”与《诗本义》
比较详表 (311)

参考文献 (404)

后记 (414)

导论

欧阳修《诗本义》研究述评

20 世纪以来，宋代《诗经》学的研究呈现不断深化、扩展的态势，研究队伍也日益壮大。以 20 世纪《诗经》研究文献目录为例，据统计，多达 5749 种（篇）之多^①，而集中整理或讨论宋代《诗经》学的只有 97 种（篇），而其中人物部分（基本是期刊论文），单朱熹就占了 49 种（篇），其他人物依次是郑樵（6）、欧阳修（5）、苏辙（2）、王安石（2）、王应麟（2）、王质（1）、周孚（1）、王柏（1）、马端临（1），整理影印古籍单行本 15 种（不包括《补遗》所列 3 种）、研究专著 1 部（张祝平《朱熹〈诗经〉学论稿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），研究史方面的期刊论文 10 篇（有 3 篇是汉宋比较），其他 1 篇。《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》，尽管还不能说将这一百年的《诗经》学研究成果完全网罗无遗，但大略可窥概貌。或许可作简略概括：关注的学术问题和人物相对较集中，如对待《诗序》和“淫诗”的态度、汉宋《诗经》学的比较等问题，人物研究也更加突出欧阳修、苏辙、朱熹等；涉及宋代整个《诗经》学史的研究论文多属论纲性质^②。

在《诗经》学问题和《诗经》学史探讨上，人物与作品的专题研究，

① 寇淑慧编：《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》，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版。

② 如夏传才《论宋学〈诗经〉研究的几个问题》（《文学遗产》1982 年第 2 期）、《〈诗经〉研究史概要》《思无邪斋诗经论稿》，石文英《宋代学风变古中的〈诗经〉研究》（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85 年第 4 期），冯宝志《宋代〈诗经〉学概论》（《古籍整理与研究》1986 年第 1 期），檀作文《汉宋诗经学的异同》（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》1999 年第 2 期，《齐鲁学刊》2001 年第 1 期），常森《论〈诗经〉汉宋之学的异同》（《文史哲》1999 年第 4 期）等。

重点依然是朱熹及《诗集传》。欧阳修的《诗经》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^①。但是,相较宋代其他《诗经》学学者,学术界对欧阳修和朱熹的《诗经》学研究相对比较集中,前者主要集中在其解《诗》的方法和思想探讨上^②,后者侧重其文学与阐释学的研究。唐海燕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研究综述》对一百多年来大陆和台湾等地《诗本义》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作简要浏览^③,有助于人们把握这个时期《诗本义》研究角度和方法不断多样、日益热烈的状况,但仅限于篇目的罗列,概括还比较简略,研究成果也有一定的遗漏。可贵的是,该文在总结之后,对《诗本义》研究现状作了如下的概括:“综观海内外欧阳修的《诗本义》研究,已经从最初的少有人问津到队伍逐渐扩大,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经学范围,研究方法亦呈多样化。然而,论述的角度似乎仍囿于单一性与阐发性,缺乏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性研究,学人可作进一步的研究,以期从多角度更深入地探讨《诗本义》的价值意义。”^④这个结论应是发人深省的,在《诗本义》研究中作比较细致和深入的考察尤其重要。

这里,仅就笔者目耕所及,择要对当前《诗本义》研究的重要推进

① 傅建忠:《宋代诗经学研究百年综述》,《中国韵文学刊》2008年第1期,第25—31、50页。

② 据台湾学者车行健的介绍,第一部系统研究《诗本义》的著作是裴普贤的《欧阳修诗本义研究》(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),其后有赵制阳《欧阳修诗本义评介》(收入赵制阳《诗经名著评介》,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)、黄忠慎《欧阳修诗经学之评价》(载台湾《孔孟月刊》24卷7期,1986年3月)、赵明媛《欧阳修诗本义探究》(“国立”硕士学位论文,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,1990年)、马秀娟《欧阳修诗本义与宋代诗经研究》(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《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·语言文献卷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)等专文;同时一些研究欧阳修的专著也涉及《诗本义》研究,如何泽恒《欧阳修之经史学》(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0年版)、蔡世明《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》(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修订再版)、刘若愚《欧阳修研究》(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)、刘德清《欧阳修论稿》(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)、黄进德《欧阳修评传》(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)等[参见车行健《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——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的本义观及其对〈诗经〉本义的诠释》,载中国诗经学会编《诗经研究丛刊》(第五辑),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,第155—156页]。此外,黄忠慎《宋代诗经学探析:以欧阳修、苏辙等六家为中心的考察》(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9年版);黄忠慎《宋代之〈诗经〉学》(博士学位论文,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,1984年);简泽峰《宋代〈诗经〉学新说研究》(博士学位论文,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,2008年5月),据摘要,该著以宋代《诗经》学为研究对象,侧重探析解释内容的多元与解释方法,是宋代《诗经》学的诠释学研究作品。

③ 唐海燕: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研究综述》,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10年第6期。

④ 同上书,第108页。

和亟须加强的领域予以论述,以窥《诗本义》研究状况。大略分为七个方面,即《诗本义》的版本、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、欧阳修《诗本义》影响(主要是《诗本义》与朱熹《诗集传》的关系)、《诗本义》研究方法的原则与特征、欧阳修的经学(包括《诗经》学)思想研究、《诗本义》的经学史地位和意义、《诗本义》的缺陷与不足。

一 关于《诗本义》的版本

裴普贤著《欧阳修诗本义研究》是最早一部系统研究《诗本义》的学术著作,主要针对的是《诗本义》的书名卷帙版本、对宋代《诗经》学的影响、研求诗人本志的方法,并考察了《一义解》《取舍义》《二论》《三问》《诗统解》《郑氏诗谱补亡》等,侧重《诗本义》文本结构与意义的研究。其中关于《诗本义》的版本,该著突出了《四部丛刊》本、《通志堂经解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三大版本^①,对此后研究《诗本义》的影响很大,但是明版系统则缺漏未考。

黄进德《欧阳修评传》认为“《诗本义》现存版本有三种:《四部丛刊》本、《通志堂经解》本和《四库全书》本”^②,这三种版本系统基本属于宋版系统,而对明版系统(多种印本、刻本、抄本)没有提及,未详原因,或许是比较重视宋版系统。

车行健《诗本义析论——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》首次比较集中深入地讨论了欧阳修《诗本义》的宋版和明版系统及其关系问题,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《诗本义》新校本的设想^③,其中宋版系统包括《四部丛刊》本、《通志堂经解》本与《四库全书》本三种;明版系统包括明成化、万历等刻本,并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经部》《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》等推断至少应有八种明刻本和两种明抄本。作者认为“十四卷本与十五卷本、十六卷本最大的差异是《诗解》九篇收录与否的问题”^④,并说“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《通志堂经解》本所依据的本子为《四部丛刊》本,不过就目前这两个本子的内容来做相互对照,

① 裴普贤:《欧阳修诗本义研究》,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,第5页。

② 黄进德:《欧阳修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329页。

③ 车行健:《诗本义析论——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》,台北里仁书局2002年版,第131—149页。

④ 同上书,第135页。

至少可以肯定二者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，其特色同为：书名为《诗本义》、十五卷、附录一卷、无张瓘跋”^①，与张元济《四部丛刊》本《诗本义跋》的意见不同，该著从版刻时间考虑，主张《四部丛刊》本不应有张瓘跋。同时，主张收录张瓘跋的十六卷本的《毛诗本义》，冠以《小序》、经文、《传》《笺》《论》《本义》，可能也出自宋代的另一个版刻系统。这些考察周密细微，发人深省。笔者认为，这个明版系统或许经过明人的改易，但与宋版的瓜葛明显，或可至晚溯源至南宋王应麟所见本子。

但是，关于《诗本义》现存的《四部丛刊》本、《通志堂经解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认为“欧阳修的《诗本义》现存几个版本实际上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分卷不同”^②，这是值得推敲的。

白云姣列举多种《诗本义》版本，如明万历刊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《通志堂经解》本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乾隆五十年刻本、清道光元年刻本、清道光十四年重刊本、清同治十二年刻本、1912年都门印书局校印本九种^③，其中除明万历刊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外，余基本出于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差别并不甚大，而《四部丛刊》本与《通志堂经解》本区别也不十分大，显系宋版系统。该文还认为：“欧阳修所作书名应为《诗本义》，《毛诗本义》的名称可能是受《四库全书》本影响。《诗本义》正文内容应为十五卷，《诗图总序》《诗谱补亡》《补亡后序》均为附录，标明十六卷的版本其实是将此附录单列一卷。”^④

李君华通过比较认为：“现存欧阳修所撰《诗本义》为十五卷，补亡《郑谱》及《诗图总序》为附录。书名称《毛诗本义》应为不正式的称呼，卷数称十六卷则是不规范的。”^⑤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已称《诗本义》“十六卷”，王应麟也已称《诗本义》为《毛诗本义》，则前二位所称卷次与名称的意义值得进一步考察。

王学文主要考察了五种《诗本义》版本，包括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明刻本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）、明抄本（山东省图书馆藏）、《通志堂经

① 车行健：《诗本义析论——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》，台北里仁书局2002年版，第137页。

② 曾建林：《欧阳修经学思想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浙江大学，2007年，第49页。

③ 白云姣：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研究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河北大学，2007年，第4—6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6页。

⑤ 李君华：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研究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浙江大学，2008年，第19页。

解》本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^①。宋版系统《驹虞》诗“论曰”阙佚的文字，明抄本为“《驹虞》论曰：《驹虞》为《鹊巢》之应，其义不然，论于《麟趾》之篇详矣。毛、郑解‘彼茁者葭，壹发五豝’，得其本义，惟以驹虞为兽，虽失一篇之大旨。汉世《诗》说，分为四家，毛公章句最后出。当《毛诗》未出之前，说者不以驹虞为兽也。汉儒皆好符命，多言鸟兽之祥瑞，然而犹不以为言，是初无此义也。汉文帝时，贾谊以能《诗》称，其为《新书》，引《驹虞》之义，以谓：‘驹者，文王之囿名；虞者，囿之司兽也。’以文义上下寻之，谊说为得。若依毛、郑所解，则文意分离，不相联属，岂有上句方叙文王田猎，凡一百七十九字”^②。这段文字论述“驹虞”的看法与《诗本义》其他地方以及后人引述相合，似乎没有太大问题。但是从“以文义上下寻之”“岂有上句方叙文王田猎，凡一百七十九字”文字表述来看，或可为好事者续貂之作，《诗本义》中重视因文见义，但无“以文义上下寻之”的说法，“岂有上句方叙文王田猎，凡一百七十九字”更不符合写作的习惯和常情，文字语气也柔弱无力、繁杂凌乱，当属后人补缀无疑，但内容可略作参考。根据王学文考察的明刻本、明抄本来看，其中饶有可疑者，明刻本“前三卷内容与《四部丛刊》本同。其不同者，十四卷内容只包括《时世论》《本末论》《十月之交解》三篇，第十五卷内容依次为《诗解统序》《二南为正风解》《周召分圣贤解》《十五国次解》《定风雅颂解》《王国风解》《鲁颂解》《商颂解》《鲁问》《序问》《豳问》。一百一十四篇本义说解前，均附有原诗及《毛传》《郑笺》。在卷次分配上，此本显得不及《四部丛刊》本”^③，明抄本“卷十四以前同明刻本，而第十五卷内容的排列依次为《诗解统序》《二南为正风解》《周召分圣贤解》《王国风解》《豳问》《十五国次解》《定风雅颂解》《鲁颂解》《鲁问》《商颂解》《序问》，篇目排列更显得混乱。一百一十四篇本义说解前，亦附有原诗及《毛传》《郑笺》”^④。明人刻书好改易，《诗本义》明刻本、明抄本之间似乎有渊源关系，但仅在十四卷、十五卷卷次上与宋版有差异，而且排列机械紊乱，难以看到更早的版本渊源，当然，如果明版系统是在宋版系统基

① 王学文：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传世版本之我见》，《兰台世界》2010年第14期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。

础上对卷次的调整的看法能够成立,则明版出于宋版系统,本义说解前附原诗、《诗序》《毛传》《郑笺》等,则显然出于方便读者的需要。明抄本保存的张璪《跋》与《经义考》卷一百四可比较,以及对《驹虞》补充的一百七十九字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二 关于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

《诗本义》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,历来研究比较薄弱。

李君华的研究比较有新意,注意到目前《诗本义》研究的不足,但还是比较简略^①。作者根据清代学者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所载三家《诗》义,与毛郑的古文《诗》义、欧阳修《诗本义》进行比较,依次列举《周南·汉广》《周南·卷耳》《召南·驹虞》《邶风·击鼓》《召南·甘棠》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《邶风·静女》《小雅·白华》《小雅·鼓钟》《小雅·沔水》《小雅·皇皇者华》^②十一首诗,其中能明确看到《诗本义》受三家《诗》影响的仅有《周南·汉广》《召南·驹虞》两首诗诗解,远反映不了欧阳修与三家《诗》的关系;同时,因为郑《笺》已经吸收三家《诗》的某些观点,“《毛传》孤行,郑《笺》间采鲁、韩”“世讥郑康成好改字;不知郑《笺》改毛,多本鲁、韩之说;寻其依据,犹可征验”^③,清代陈奂《郑氏笺考证》、陈乔枬《毛诗郑笺改字说》等作过不少发明。因此,这种比较应是比较细致的,某些对郑《笺》的认可背后隐藏着与三家《诗》的密切关系,该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。

这个问题其实有助于我们思考欧阳修前后期经学思想变化的原因,虽然人们注意到《诗解》(或《诗解统》)是欧阳修早期的思想(如裴普贤),也有学者将《诗解》(或《诗解统》)与《诗本义》《时世论》等作比较(如曾建林),进一步巩固《诗解》(或《诗解统》)早期说,并比较具体地展示了欧阳修《诗经》学前后期思想差异的面貌。这个问题的研究无疑呈现出不断推进深化的趋势。但这些还依旧停留在表象的层面,关键问题是欧阳修《诗经》学思想前后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,是什

① 李君华:《欧阳修〈诗本义〉研究》,硕士学位论文,浙江大学,2008年,第41—45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(清)皮锡瑞著,周予同注释:《经学历史》,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174、189页;皮锡瑞在《诗经通论》中还多次讨论过这一现象,详见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中的《诗经通论》。

么因素导致欧阳修在《诗本义》中作了一些“温和”的修正。笔者认为，从思想学术因素考察，三家《诗》影响是极为重要的方面，当然，关于三家《诗》如何影响、什么时候影响欧阳修，还可作进一步研究。三家《诗》不过江东，但《诗》解却有相当一部分保留在《史记集解》《文选注》等资料中，欧阳修对三家《诗》的某些观点比较熟悉。目前，学者们注意到欧阳修前后期《诗经》学思想与论点的矛盾，“在‘统解’中，欧阳修力主《二南》作于文王时，而在《本义》《时世论》中却又认为《二南》首篇《关雎》作于周衰的康王时。尤其对司马迁的态度，大为改变，前面批评说是‘史氏之失也’，后面却又说‘司马迁去周秦未远，其为说，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，吾有取焉’。更以孔子之言来论证司马迁之说。同样这说明欧阳修前后思想的变化……可以断定《二南为正风解》同样是欧阳修弃而不用的早年之作”^①。我们认为，这种变化与差异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形成原因应包括三家《诗》的影响。仅就《二南为正风解》与《诗本义》《时世论》解《关雎》来分析，无疑更加典型集中，因为“刺康王”的说法，这是三家《诗》的看法，欧阳修改变了对《关雎》美诗的看法，是受到三家《诗》的影响。而对司马迁的肯定，除历史的合乎情理的因素外，还因为司马迁学习《鲁诗》。而在汉代，《鲁诗》相较其他各家《诗》解，更加接近本义。当然，造成欧阳修后期稳重审慎的学术态度，一方面取决于其个人自觉的修订与严格要求（“畏于后生”），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原因也不能忽视。欧阳修屡受打击，特别是困顿于两次“风闻”言事，精神疲惫，加上子女早夭、目足病患，晚年经学风格略变也是情理中的。但思想学术因素却是内在的，更加重要的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三家《诗》与《诗本义》的关系，可以给反思与研究欧阳修《诗经》学思想变化提供一种途径与思路。

三 关于欧阳修《诗本义》的影响（主要是《诗本义》与朱熹《诗集传》的关系）

欧阳修《诗本义》影响方面，学术界比较重视其与朱熹《诗集传》（《诗经集传》）关系的考察，比较系统的著作是裴普贤《欧阳修诗本义研究》。

^① 曾建林：《欧阳修经学思想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浙江大学，2007年，第83页。